

本土文本

故乡

(小说)

□罗望子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读山海经(组诗)

□冯新民

读陶渊明
桃花和桃花
哪一朵在出口
哪一朵在入口

我今晚在一座山上
那座山月出月落
被影子幻化为影子

灯光没有姓名
照着没有姓名的乡路
荷锄。戴月。回家采菊

把诗书系在晚风吹烟里
读一卷东篱一卷南山
无需出口无需入口
茅屋下
到处摆放着
一卷一卷桃花源
桃花千年
炊烟千年
鸡鸣千年

读杜牧
绿叶。黄叶。红叶
冬天在休息
偶尔光顾的风
被冷落在昏暗的水里

想从楚辞的山上下来
那些朋友都离开了诗歌
山阴下。菊篱边
一支拐杖拐了山路

弯弯曲曲的叶子
在山上为杜牧生爱
那些时光是一个季节
绿叶。黄叶。红叶

不可抵达的深处
只有一朵云
感觉到那时候的风

读范仲淹
我为一座楼而去
我为一座楼而来
来去之间
忘了那座楼
忘了来来去去的人
不在楼上

云过了一天雾过了一天
云雾过了八百年
谁记得砍柴的斧子
在不在楼上

一缕炊烟一亩稻禾
一声蛙鸣
活着夜雨活着晨风
造楼的人
读了一座楼的阶梯

湖水在春。在夏。
在秋。在冬
为一座楼而来。而去
湖水的声音
在湖水的影子里
忘了来来去去

读王安石
一幅古画在今天的墙上
挂了朝朝夕夕
没有三千里江山
和一首桂枝香
独塑一首词
和词外的亭台楼阁

登楼的人等待一杯酒
等待山穷水尽处的
柳暗花明
唐诗的格律宋词的格律
都在平平仄仄里登楼

楼上。有舟。有画困难足
有凄凉过后的怀古
苍茫。在一棵稻菽上
为千古一叹
那是一幅画

在今天的墙上
留下的平仄

读李清照
1
从走投无路的地方
到江南
在一座楼上
写藕花深处轻舟细语

在一盘棋上摆兵布阵
在一首诗里兴衰哀乐
流亡的路百里千里
没有走过江东

江东
在三杯两盏残酒里
江东
在帘卷西风人瘦黄花里
江东
是走投无路的地方
放不下的酒杯

在一座楼上举杯
只为
祭奠杯中
从北方到南方的路
和路上残缺的诗词

写诗的那座楼
在江南

2
江东。在北方
江东。在南方
江南的水
在一片断瓦上漂着

纵然在藕花深处
一个人的心思
也是晚来风急

江南老了
挂不住万千愁痕
从绿肥到红瘦

读山海经
把山交给山
把海交给海
我在那里而生
从那里开天辟地
从那里海阔天空

我把山交给经
我把海交给经
交给神话和传说

我在一部书里看一万年
看一千年的章节
我在草上在树上
在一个不可认识的字上
交给一个不可认识的人

那个人说
我今天是山
明天是海

读楚辞
今晚我在楚辞
我在过去的山野
过去的苦洲
寻找山鬼

我看见一个人的时候
只有候鸟的影子
那个影子
总是在河流上放逐影子

你想抚摸一堵墙的历史
影子不在墙上

秋风拨开秋水影子
看见满湖深处含着的泪

一千年后
一只鸟不再是一只鸟
有一条江压在心上
让心年年疼痛

文明办挂靠宣传部,实在是个务虚的单位。啥都可以管,啥都管不了。倪云林认准了,无论部长科长,哪个交代下来的任务,他都会不折不扣完成。倪云林的年龄经历摆在那,也没有人把他当作愣头青,很快便融入工作中。不久,办公室重新分工,倪云林专门负责联系媒体。倪云林非常满意,他最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了,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溜号。其实这项工作由办公室打电话发发邮件就行了,倪云林上午坐班喝茶打电话,约好下午的见面时间,午饭后就不必来了,反而给他他很忙的感觉。不是倪云林有意偷懒,机关里面就是这样,越是坐板凳,哪怕磨出老茧,就越是证明你无能。在机关里,脸皮要厚,嘴巴要甜,腿脚要勤,前两点他做不来,那就多跑跑腿吧。

倪云林开的是一辆大众CC,放在政府大院不远处的收费停车场里,再步行五分钟到十楼办公室。午餐由机关食堂免费供应,吃好了,溜达下去,开车回家睡个踏实觉。醒来后洗把脸,再慢慢吞吞沿着街道溜达到茶馆,所以很长时间里没人晓得他有车。实际上倪云林更喜欢凯迪拉克SRX,动力强劲,宽敞大气,似乎更贴心又更自在,也不算炫富,不过好像与环境不对称,也不符合他的经济学法则。小城的生活应该慢,小城的心态应该也无风雨也无晴,小城故事多,再多也是小小说,在小城里,车子越开越不和谐。

等他跑到茶馆,人都差不多齐了。一般也就四五人,四人打牌,一人倒茶兼替补。倪云林最近迷上了摸蛋,也就是淮安跑得快,一种糅杂了“争上游”和“八十分”打法的扑克游戏。这也是他适应小城生活的最好证明。以前倪云林从不打牌,他没时间,有时间也不会打。他觉得打牌纯粹弱智甚至无智,有这个劲还不如去看看金价听听巴赫读读海子呢。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打牌,还迷上了,真是不可思议。饭前打一局,酒后打两局,这是他的习惯。假若事不凑巧,有人提前告退,他就不舒服。倪云林打牌不管输赢,当然他赢的时候多。一般说来,常有常性将军才会表现出云淡风轻的姿态,倪云林倒不是这个原因。虽然他置身于机关,还是免不了从经济形态上来考虑问题。就说打扑贴吧,从争上游,到八十分,到斗地主,到炒地皮,再到现在的跑得快,哪一种玩法不是社会气候的折射呢。倪云林觉得,发明这类玩法的人是天才,但玩法得以推广应用却是公众心理诉求的体现。听说现在又

渐渐时髦“干瞪眼”和“英雄杀”了,有点眼花缭乱,倪云林摸蛋还没玩够呢。迷上摸蛋反过来也证明他生活在小城多么的明智,回到小城,从喧哗的城市里抽身而出,也不算是一种跑得快吗。这样的想法,倪云林万万不会说出来,打个牌都“形而上”也太惹人哄笑了。酒桌上的倪云林话不多,既不至于冷场,也不喧宾夺主。偶尔语出惊人,来个冷幽默,也是点到即止,皆大欢喜。大家对他的了解很少,只晓得文明办新来了个老板凳。倪云林也从不谈论他的打拼生涯,被逼不过迫不得已,也是寥寥数语蜻蜓点水,更不会提及他的冒险旅行了。那些独享的记忆,就像一本珍藏的旧书刊,只有躺在床上时才会拿出来翻一翻。大家玩玩玩,也始终保持在温情脉脉的客套中,这让双方都有轻微的别扭和难受,但作为文明办和媒体单位,尤其很多时候,埋单的还是媒体部门拉来的关系户,这样的客套温情又是大家乐于接受和乐于维系的。

吃过饭打完牌,已经夜深人静,月明星稀。倪云林谢绝了别人的车,溜达在小城的大街上。出租车不时闪烁灯光响着喇叭抛来媚眼,他也不理睬。在这个小城里,倪云林没有一个朋友,当年的同学大都出去讨生活了,要不就待在乡下。这是个陌生而亲切的小城,因为乡音无改。这里的生活失去了那种尖锐得咄咄逼人的棱角,安逸而雅致,澄澈而超脱。小城是在搞城建,石板街毁了,老房子拆了,高楼鳞次栉比,且房价不断攀升。据说房产商们和他一样,纷纷从大城市撤离,准备在这些排不上号的三线四线城市大捞一把。据他所知,他工作过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都开进了这座小城。不过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在小城里,他随时能找到熟悉的蛛丝马迹。日渐时尚的小城更像是故事的黄昏,走在故事里,走在黑白照片里,走在大排档里,走在一座座开了又关了又开的饭馆门前,他是那么舒心和惬意。

一年不到,倪云林已经吃遍了小城,小城的饭馆,新开的,老字号的,没有他没尝过的。现在,大家伙儿已经如同褐色鸟群,开始到乡村觅食了,甚至去邻县的乡野偏僻地。一时之间,“吃农家饭”成了同道中人的口号。倪云林闻之,摇头一笑。吃什么,到哪里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喜欢听,风花雪月,家长里短,他都喜欢听。他喜欢那种呼朋唤友的气氛,于谈笑吃喝之间,把事情搞定。早先那片天地时,倪云林是最讨厌应酬的,就他讨厌打牌一样,精力时间全浪费在一

顿饭局上,实在是奢侈过分。倪云林的朋友们之间一年也见不着几次。大家都在忙,永远的忙,没完没了的忙,相互住得又远,来回打个车就够一顿饭钱了,所以有限的几次聚会,也没一次能齐整,不是你去了美国,就是他到了青海。最便捷的办法,还是发个电邮,或者在MSN上留言。那么现在吃得如此热火,是不是在补偿自己呢。

逢上周末,更多的是周六的早晨,倪云林会抖擞精神,开车去乡下老家。一回小县城,他就把乡下的老屋修葺了一遍,几乎可以称之为乡村别墅了。院子前面是鱼塘,后面是竹林。院墙爬满了青藤,西墙根搭的葡萄架,也已枝繁叶茂,到了秋冬时节,叶子落尽,裸露出丝丝缕缕的钢筋铁骨,很值得玩味。葡萄架下,是一个石桌,四个石凳。倪云林喜欢坐在石桌边上喝功夫茶,下象棋。一个人喝,一个人下,好似在与自己默默地对抗和较量。瞧他那个不急不躁的样子,谁也不分清他身体里的哪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倒是他的父亲看不下去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他在说啥,意思大抵明白,你小子年纪轻轻,什么都不想了不算,还把老婆孩子扔在松江,家不像个家,这都什么事儿呀。倪云林也不反驳,自顾自地喝着茶,摆着相安无事的棋子儿。当年,他东奔西走,到处找钱,老头子还不带去,那才真的是一样地埋呢!父亲经常教育他,人还是安分一点好,有钱就有罪。你看看外面那些犯事儿的,哪个不是因了钱呀。要钱干啥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才真的是赤条条来去呢。可你真个安分下来,他又看不顺眼了。常常是这样子,在父亲的唠叨声里,倪云林在院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夕阳西下。有时还会掏出纸笔,信手涂写出一两行句子,然后再团掉:

那个女孩,
坐在白色的花瓣里,
微微侧过脸庞。

在这一系列散淡的动作之中,他觉得他把自己也包裹在了纸片里,和那些诗句,和在花瓣里侧过脸庞的那个女孩一起团掉了。

炊烟升起,倪云林从汽车里找出两包好烟放进口袋,到村里转悠,叫叫老人。村子里也只有老人,除了小孩,妇女们则不便伺候。村里的人大多拘谨,甚至有些警惕,听清他的意思之后,又表现出热情,显得更加客气。这里的人一向讲究礼节,这一点一直没有变,这让倪云林得到一些安慰。主人一随和,主人家的狗也跟着热乎起来,性格开朗些的狗还人立而行,把两只爪子搭到倪云林的肩头,乐呵呵地伸出舌头。狗永远比人好客。倪云林不老动手,主人就“喂”地拍了一下狗头,狗便尴尬地一边去了。老人们接过倪云林递来的烟,颠来倒去

那个女孩,
坐在白色的花瓣里,
微微侧过脸庞。

在这一系列散淡的动作之中,他觉得他把自己也包裹在了纸片里,和那些诗句,和在花瓣里侧过脸庞的那个女孩一起团掉了。

闲适的书。《闲读林语堂》描写林语堂的生活态度、婚姻和爱情、吃喝喜好、朋友圈,他的幽默、童心、多面性格,他在故乡的印记、看世界的足迹,构成鲜活、生动的元素,闲而不散,闲而有趣。《一饭一世界》记录白菜、老南瓜、煎红椒、板栗、春韭、田螺等寻常之物,变成原汁原味的家常土菜和聚会美食,飘逸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味,是对故乡一份透明而隐秘的思念。

白岩松那套《青春·后青春》,我一直放在床头,经常翻阅。这是白岩

松著《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的合集。我读到一个新闻人的责任和良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灵。在新旧剧烈冲突变革的时代,他保持新闻人的灵魂亮度和思想深度,不因艰难而放弃坚持,不因沉重而逃避责任,以一种向前的姿势,审视变化的世界,反思自己的人生。

吃罢晚饭,倪云林爬上平房的房顶,仰在躺椅上,抽一支烟,看看天上的星星,听听虫叫鸟鸣。这就是他要的生活。“只羡鸳鸯不羡仙”,他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只不过他先过上了。一想到鸳鸯,他才有些惘然。鸳鸯是倪云林的同学,从小学到初中,两个人渐渐有了点说不明的意思。谁知鸳鸯突然就停学了,说不上就不上了。听薄荷说,鸳鸯嫁到了东台县的许河镇。没了鸳鸯,倪云林听课都听得无精打采。幸好还有薄荷,薄荷就像倪云林的跟班。班上的同学就取笑薄荷,说薄荷呵,你长得又不丑,还愁将来没人要吗。没承想素来低眉顺眼的薄荷叉着腰说,我就吃定倪云林了,怎么着!事情一敞开,也就没人打趣了,倒是薄荷怕怕涩涩的,见了倪云林就躲。没了跟班,倪云林浑身不自在,又找薄荷。找到薄荷,又尽打听鸳鸯的事。薄荷倒是没有隐瞒,说鸳鸯嫁人后,过得并不好,男人到徐州挖煤去了,她自个带着一个病孩下地干活。说完,薄荷又低下眉眼,心里头怦怦地跳。三年高中说长不长,倪云林考走了,薄荷走了乡办厂。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倪云林了,哪知倪云林大学一毕业就回乡找到她,说薄荷呵,我们结婚吧。薄荷就成了倪云林现在的老婆。

有时候,倪云林会把父亲送到松江住几天。父亲就他一个儿子,也就一个孙子。到了松江,屁股没坐热,父亲又嚷着要他接回来。父亲实在不习惯,和媳妇也没多少话。孙子亲热是亲热,可除了做作业,就是玩自己的游戏。父亲说,还是挺在老屋里安稳。所以父亲不在老家的日子更珍贵,倪云林也更舒畅了。并非他嫌弃父亲,而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他更加自在了。他想起了那个岛屿。岛屿禁锢了他的身体和情欲,却令他的思想更为达观和宽敞。而此时此刻,只有风,虫鸣,鸟啾,狗吠,鱼虾跳腾,羊群咩咩与他相和,仿佛他与这里的一切已经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他会穿上父亲的旧衣服,到鱼塘下网,戴上父亲的斗笠,到后园挖笋。他佝偻的背影常常让村里人花了眼,把他误当成他的父亲。这时候倪云林最得意了。他抬起衣袖擦抹额头的汗,以一种向前的姿势,审视变化的世界,反思自己的人生。

读书,读的是书,也是读人,更是在读自己,寻味、思考、感悟、梦想。我常像白岩松那样,问自己:幸福了吗?与书相伴的感觉,是美好的、舒畅的、幸福的。读书,探求生命本真和世界本义,增强面对世事无常的内在力量。炎炎夏日,时光仿佛凝固,热浪已然消散,心中一片清凉和安宁。

读闲书

(散文)

□艾英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这句话说的是旅行和读书,已经被好多人引用。对于我来说,春天和秋天,最希望旅行;而冬天和夏天,最喜欢读书。忙里偷闲,读了一些新书、好书、闲书,稍微归一下类,我读的书有这样几种:

与书有关的书。《书香似故人》中,黄永玉、吉狄马加、马未都、吴建民、白岩松、濮存昕、蒋勋、陈履生、林清玄、王立群等众多名家的人生都得到书的启迪和开导、滋润和丰富,他们畅谈读书故事和经历、收获和乐趣。我从中窥探他们宽阔胸怀和精神世界,感受阅读的提升力量和灵魂安宁。《大石缝镇的小书店》中,爱

尔兰民歌歌手杰克、美国人种学博士韦尔奇夫妇在弗吉尼亚煤矿小镇开旧书店,不止提供书籍,也传播温暖和爱,成为当地社区中心。书店再小,也是精神圣殿;书籍再旧,也有灵魂之光。